

宁波好书

从厂堂街走来

——读《宁波日报(宁报集团)大事记》有感

姚志明

《宁波日报(宁报集团)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历经五载,几易其稿,终于由宁波出版社出版了。读者阅报,往往看到的是各类新闻,而新闻的背后,还有许多故事、轶事,有时洪波涌起,有时流水潺潺。这部由王治敏主编的编年史,向人们解说了“自身发展的轨迹”。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海曙区有条厂堂街,南北走向,与东西走向的县前街交通。这条不起眼的小街,曾是宁波的一个“著名”之地,市委、市政府大院坐落于此,厂堂街12号就是《宁波报》复刊办公之处。报社编辑部与市府大院只一墙之隔。瞧瞧这报社“大门”就可推见:它原是一家民居,几百平方米。参与试刊、复刊的四五十位新老报人,就挤在这里伏案写稿编稿,或骑自行车走街串巷采访。

1980年4月上旬,笔者跨进了这道报社编辑部小门,有幸参与了《宁波报》试刊。4月20日、5月1日、5月25日那三期试刊,报社没有存档,只有老报人陈冠榕收藏着。翻阅第一期试刊,可见沙孟海先生那遒劲有力的报头题字;首任总编辑何守先为试刊号撰写的《怎样办好宁波报》,开宗明义告诉社会各界:“宁波报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人们耳熟能详的“明州论坛”专栏,也于同日亮相,首篇言论《人民的论坛》,在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搭起了桥梁。

《宁波报》于1980年6月1日正式复刊,为什么说“复刊”?这还得靠《大事记》为读者追溯一下往事:1949年5月25日宁波解放。6月1日市军管会创办了《宁波新华电讯》,主要刊登新华社稿件,于8月7日终刊。8月8日,由中共宁波地委主办的《甬江日报》创刊,要说明中共宁波党报的源头,盖出于此,迄今已有70多年历史。

1950年7月7日,《甬江日报》与另一张报纸《宁波人报》合并,创办了《宁波时报》。1951年9月1日,《宁波时报》停刊,宁波地委机关报又以《宁波大众》名称创刊亮相。5年后,即1956年1月1日,宁波市市委机关报《宁波报》正式创刊。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宁波报》于1961年2月13日停刊,《宁波大众》也于1972年10月20日告别读者。

1979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召开后一年,市委决策恢复《宁波报》。考虑到宁波实际情况,复刊的《宁波报》由市委和地委联合主办,报道以城市为主,兼顾农村,置经济宣传于首位。1983年,《宁波报》改名为《宁波日报》。从此,宁波日报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于全市人民,采编了难以计数的重大事件、重大主题、重大活动、重大典型等,各类新闻报道;从此,党报与宁波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谱写了一曲曲改革开放的华丽篇章。可以说,每一期《宁波日报》就是一页宁波的历史!500多页《大事记》,有五分之四以上的篇幅,是那段历史的记录。从某种意义上说,要了解这段宁波“党史”和“市志”,《大事记》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或资料。这,也许是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编修这本《大事记》的初衷之一。

据了解,宁波迄今没有一部完整的记录报社“自身发展轨迹”的报史。为了“补白”,更为了让读者知晓宁波报业发展过程中的方方面面,下面不妨提纲挈领,数数宁波日报(宁报集团)这几十年,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所走过的脚步:

——1983年1月1日,《宁波报》改名《宁波日报》。

——1987年1月1日,《宁波日报》由4开4版小报改为对开大报。

——1988年,宁波日报社从十分简陋的厂堂街12号,迁址东寿街1号。那里曾是中共宁波地委



厂堂街12号(1980—1988年)

机关报《宁波大众》的发祥地。

——1989年,宁波日报全部胶印印刷,并开始告别“铅与火”,采用当时先进的激光照排技术。

——1994年5月18日,《宁波日报》彩色报纸面世,这在宁波报刊史上堪称第一。

——1995年1月1日,宁波日报第一张子报《宁波晚报》创刊,为宁波都市类报纸的发展拉开了序幕。

——2001年1月1日,宁波日报第二张子报《东南商报》诞生。同年,中国宁波网亮相,积极主动地迎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2002年,宁波日报喜事连连:从永寿街1号乔迁到灵桥路768号;在崭新的宁波新闻文化中心,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宣告成立;采编自动化系统全面投入运行。

——2005年5月18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亲临新闻文化中心的宁波音乐厅。他强调,要发挥文化名城优势,加快建设文化大市。

——2011年,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各报总发行量达百万之巨,纸质媒体曾有如此辉煌!

——2015年,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拉开媒体融合的改革序幕:宁波日报报网与宁波都市报系成立;以《甬派》客户端上线为标志,新媒体与传统纸质媒体相得益彰,并驾齐驱。

——2017年,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又迁址到宁东路901号宁波报



《宁波日报》1980年4月20日试刊号第1版



业传媒大厦,传媒大厦总建筑面积达145628平方米。

如今的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以《宁波日报》为龙头,拥有《宁波晚报》《东南商报》《现代金报》等多份报刊;《甬派》《甬上》客户端、系列微博微信公众号风生水起;集团旗下的宁波出版社、新华书店为宁波文化大市建设增光添彩;集团已从厂堂街时期的“一穷二白”,风雨兼程、砥砺前行,快速发展,至2020年集团公司总资产33.6亿元,营业总收入13.6亿元,综合实力在全国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党报集团中名列前茅。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风风雨雨已经定格,但回眸历史,还是必需的。假如您走进宁波日报报史馆,报纸老编辑王存政那首题为《永远在路上》的开篇诗令人感慨系之:(我们)总是热切地穿行在山谷与平原,在浩荡的春风里谛听播种时的欢唱;总是热切地奔波在生产线上,在日升月落的每一天分享收获与希望;总是热切地歌颂平凡而又崇高的英雄模范,天地芳华,凝聚力量……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学习党史,就应结合实际。如今的报人还应了解一些党报的历史。须知,党的声音大多通过党报传递到人民群众中。

最后还是以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李浙闽在《大事记》序言中的话为这篇读后感作结:回望是为了更好地前行。今天,宁报集团已开启振兴图强的崭新征途,将全力打造一流主流媒体和文化传媒集团,更好地发挥党的舆论工作的主阵地、主渠道、主力军作用。

荐书

《开门七件事》



作者	李树新
出版	商务印书馆
日期	2020年12月

对于熟语揶揄,可谓不遗余力。“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本身就是一句妇孺皆知的熟语,本书更是梳理、解析了许多与之相关的俗语、谚语、成语、惯用语、歇后语,并以闲话的形式诉诸笔端,可读性极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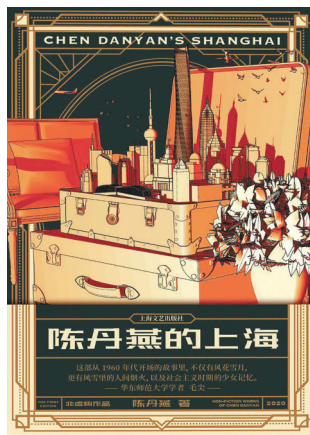
书中撷萃的有关“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对联、诗词,更是锦上添花。这些佳作多出自大家之手,而作者将其收集、汇编之后,揭示和描绘了一个绚丽多姿的文化景观。比如是人们每日不可或缺的食物,在第二章设“稻谷飘香”专版,引述《黄帝内经》中“五谷为养”的记载,例证“膏腴之壤”的重要程度。而后罗列的惜米重农稼穡联、国本民生店铺联、以米喻事谐趣联、稻米农事诗、惜米悯农诗、咏米抒志诗……浅明却深切,读完之后,对于稻米作为五谷之首又有了新的理解。读文兼品物,聚散相伴随。

此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开门七件事”,抉微发隐,耐人回味。(推荐书友:戴骏华)

在日常生活中,柴米油盐酱醋茶必不可少,被誉为“开门七件事”。它们看似简单,却堪称识别性标志,与中华民族渊源极深。

逸千载而流声,超遗黎而度俗。《开门七件事》分为七章,由点及面,视野开阔,以独特的视角,分章探究“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文化记忆。作者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搜集提炼,追溯挖掘“开门七件事”的由来、演进,在梳理错综复杂史料的同时,探寻文化元素,将历史典故、民间传说、逸闻趣事、日常习俗等一一解码,娓娓道来,以此联系起个人的情感与时代的记忆。作者

《陈丹燕的上海》



作者	陈丹燕
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20年8月

它好像变得更成熟,也更冷漠。正如早晨去堤岸上打太极拳的外滩居民,独来独往,即使知道相互间的秘密,当面也还是保持着“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兴趣了解的状态”。这样的状态给人以轻松,容易维持好表面的体面,却也难以建立起更深层次上的联系。

《陈丹燕的上海》分为两部分,前篇与后篇,工业化前与工业化后,那一代人的儿时与童年、从前与现在。

前者关于回忆,回忆里有很多的细节,有小时候床上的南洋藤编席,老式转盘录音机播放的咏叹调,骨头汤开锅后弥漫的香气,凤凰牌纸烟那甜滋滋的气味,还有千鸟纹的针织毛背心……正如联想记忆法认为,人需要把该记住的和周边事物联系起来记忆。故乡的人和事,就这样无意识地被刻在心上。

从前的上海,就在陈丹燕氤氲的回忆中、湿润的情感中。而现在的上海,更加成熟也更加复杂。

它变得更富有,也更冷静计较。正如作者文中描述的那样,居民们在新闻缺少参与的热情,而更倾向于在新闻中找到国家政策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以便做出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预先决策。

它变得越来越现代,也越来越后现代。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言,“亲子间感情的细丝,怎能抵挡住世代兴替的狂风!”同样,人和故乡之间感情的“细丝”,哪能抵得住工业化现代化的狂风呢!

作者给快速发展的上海留下了一些思考——到底应该追什么?陈丹燕认为,“像上海这样的城市,要爱它的精神,而不是它的物质,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推荐书友:金满一)

《荒漠之心》



作者	劳伦斯·凡·德·普司特
译者	周灵芝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1年3月

在沙地上留下鲜明的爪印。普司特没有被吓到,反而认为狮子的爪印是给他们此行盖了个通行证。这种乐观积极的心态,无形中增加了同行者的信心。

出生在南非的劳伦斯·凡·德·普司特脚踏遍非洲,他深入异域部落,和他们交流,分享他们的故事。这本《荒漠之心》记录了普司特为寻找非洲最早居民——南非布须曼人所进行的一场冒险之旅。出版后,被世人誉为拯救布须曼人免于灭绝命运的伟大著作。

普司特和布须曼人有着难解之缘,他的妈妈是布须曼人,从小听说了不少布须曼人的故事和传说。8岁时,他就在日记中写道,长大后要寻找布须曼人。“二战”后,从战争停管走出的普司特尽管已年过半百,但他依然决定开始实现自己的梦想。他获得了英国广播公司的支持,找到了志同道合者一起同行。出发后,他们遇到了大象、狮子、狒狒等野兽。其中一次,一头大狮子沿着他们营地外围绕了一圈,并

经过一片有很多鳄鱼的沼泽后,普司特拜访了附近的三名布须曼人。为取得他们的信任,普司特治疗了其中一名妇女手上的伤口。他拍摄了他们的生活,录下了他们的谈话。

在随后的行程中,普司特聘请了一位在农庄工作的布须曼人达布,很快遇到了年轻的布须曼人恩修,并通过他找到了30人左右的布须曼人部落。普司特发现,恩修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猎人,更是一位音乐高手,他所用的乐器像一把长弓。“弓上只有一根弦,从中间向后绑。乐器一端在他的嘴里,另一端在他的左手手,他用一根小木条在两边拨动绷紧的琴弦,用嘴控制反响,奏出美妙的音符。”

经过观察,普司特发现,音乐和食物、水火一样,是布须曼人不可缺少的。圆了梦的普司特说自己“那属于布须曼人的心灵,现在有了活生生的亲人和家园得以依归”。(推荐书友:李晋)

品鉴

考古串连起一部特殊的四川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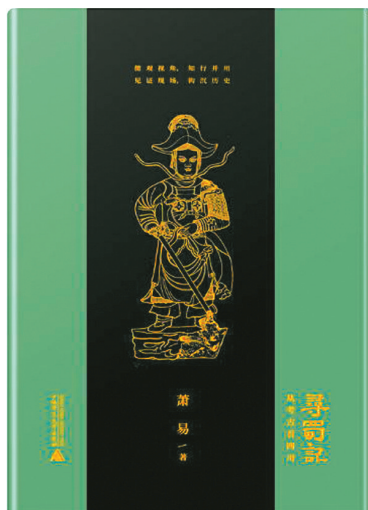
——读萧易《寻蜀记》

赵青新

《寻蜀记》是一部“从考古看四川”的著作,作者萧易。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编辑、作家刘乾坤为该书作跋:萧易生于1983年,与《中国国家地理》已经合作十余年,但凡考古领域有重大发现,萧易总去现场一探究竟。萧易现在是该杂志发稿量第一的作者,在《南方周末》也设有专栏,出版有《古蜀国旁白》《纵目神时代》《金沙》《空山》等多部考古著作。

这些著作大多围绕四川考古展



开,文风扎实质朴。萧易不是考古学家,理论背景不算坚固,不过,这点缺憾在他勤奋深耕、以事实为依据的书写中得到了弥补。《寻蜀记》选取了四川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这些考古发掘大多是萧易亲身参与的,那些荒野田畴的遗址,也是亲自踏访并根据材料整理的。全书19篇长文,按照断代顺序,先秦、秦汉、南北朝、唐五代、宋代、明清,一桩桩,一件件,串连起一部特殊的四川历史。

全书力求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考古发现中隐藏了哪些历史密码?那些特别的文物的细节构造,反映了什么样的工艺水平,包含了什么样的信仰观念?这些文物为什么会出现在四川出现,它们与中原地区、其他地区文物的异同点,反映了什么样的文化传播过程?垦殖和战争是一个地区开发、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这些文物和器具如何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相互印证?

宝墩遗址距今4500年至3700年,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它与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等几座新石器时代的古城陆续在成都平原被发现,表明了长江流域文明的多样性。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经提出“满天星斗”的解释模型,简单地说,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甚至到夏商时期,其实同

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之群星,中原文明只是其中之一。宝墩文化正可作为例证之一。

对于“纵目之神”的关注,也说明了萧易对于文明起源及其动因的敏锐感知。纵目面具突出的柱形眼睛,意味着它超乎寻常的望远能力。三星堆出土了众多与“眼睛”有关的文物,说明“眼睛”是古蜀青铜器艺术表达的重要母题,这也与四川盆地多雾的气候条件有关。三星堆青铜人头像的五官、发型、姿态等,显示了古蜀国人与中原人不太一样的相貌,另外还有特别的葬俗、社会和宗教习俗。金沙遗址出土了许多文物,比如,殷商甲骨文就载有“蜀”称,武王伐纣时,蜀人协助武王作战。墓葬中发现的工艺品,比如象牙、玉琮、玉璧以及器物上的纹饰,为研究四川古代文化及其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提供了依据。

浦江船棺,鉴定时代为战国晚期,频频出现的楚文化痕迹,令萧易想起蜀王鳖灵的记载,偏安一隅的开明王朝,依然被卷荡的风云裹挟。春阳残照,汉家陵阙,渠县与雅安的空城依稀保存着古代都市的繁华迹象;合江金棺,呈现汉代生命与死亡的画卷;安宁河畔,大石墓的邛人诉说着氏族社会时期的部

落生活;川蜀之地,为何大佛如此之多?后蜀败落,为何蜀人仍然纪念孟昶?西蜀梦华,南宋危亡,董氏家族匆忙埋藏的珍宝,成为考古记录里“中国宋代金银器第一窖藏”;龙隐西南,中国最大的明清龙桥群,在泸县蔚为大观……

今日之是或为明日之非。考古学的解释和结论经常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和新材料的出炉而做出修正。近段时间,三星堆新坑出土工作热烈进行,金冠带、铜人、遗址、玉器,纷纷现世。许多文物看起来那么特别、奇异,为什么呢?最大的可能是,三星堆长期作为地域文化独立发展。文明并不一定从中心向边缘发散,我们的习惯认知被刷新了。考古的魅力,正在于不断打开新的“盲盒”,打捞历史和文化记忆,不断重新认识“我从哪里来”。

围绕四川考古的热议,近年来大众对于考古焕发的热情与兴趣,都需要像《寻蜀记》这样的普及读物。萧易整合了目前所知考古材料中关于年代、地理、气候、政治、军事、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分析和解释,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相对比,尽量保证推论与证据的合理,并以深具人文气息的随笔写作,引领我们穿越考古学幽邃的丛林。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 98906429